

悦读韩国

黄朴民著

YUE DU HAN GUO
访学归来话韩国

마당에 들이서면

YUE DU HAN GUO
访 学 归 来 话 韩 国

悦读韩国

미디어 출판사

서울 우수상을 선정한
『한국의 경제학자』(2004년) 등
한국학 저작을 출판하는
『한국학』(2005년) 등
한국학 저작을 출판하는 출판사

黃朴民 著 『한국』을 비롯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悦读韩国：访学归来话韩国 / 黄朴民著. —济南：齐
鲁书社，2011.1

ISBN 978-7-5333-2423-0

I. ①悦… II. ①黃… III. ①隨筆－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韩国－概况 IV. ①I267.1②K9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9599 号

悦 读 韩 国

——访学归来话韩国

黄朴民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16

印 张 15.25

插 页 3

字 数 184 千

版 次 2011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423-0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梦幻历史

历史魔方：第二次韩国历史文化游漫记

——增进彼此交流与理解的目的	003
朝鲜半岛的“三国演义”	016
普州太后许黄玉	023

社情短长

“多如牛毛”的韩国节日	039
“不读书”的韩国大学生	046
乞丐也有尊严	052
房价猛于虎	
——韩国的居住压力	057
匪夷所思的韩国物价	061
韩国的教授	068
咬定青山：“待业”的博士	075

文化思絮

心灵鸡汤：宗教在韩国	083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传统在韩国社会的“淡出”	094
山外青山：韩国学术会议印象	100
孤单之旅：韩国的秦汉史研究	107
韩国校园的“抗议”文化	116
“天方夜谭”：一个校长的“落马”	123

“吾道不孤”

——人文学科在韩国

131

忠州的森林

138

饮食滋味

民以食为天：韩国的饮食文化

145

名实不尽相副：韩国的饮食文化（续一）

154

泡菜滋味：韩国的饮食文化（续二）

160

韩定食：韩国的饮食文化（续三）

166

城市风景

汉江上的“桥”

173

首尔的地铁

178

文明缩影：首尔的巴士

184

韩国的高校

189

遍地开花的博物馆

194

江华岛之行

201

“海东邹鲁”：韩国安东之行

洋溢人性的佛教遗迹

214

儒教文化博物馆

219

风声雨声中的书院

224

歧路彷徨：儒教文明向何处去

233

代跋

在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欢送宴会上的答谢致辞

239



梦
幻
历
史



历史魔方：第二次韩国历史文化游漫记

——增进彼此交流与理解的目的

基于让受邀赴韩访学的亚洲各国学者更多了解韩国的历史，培养对韩国文化传统的好感，增进彼此交流与理解的目的，韩国“SK”集团属下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每年都要组织三次“韩国历史文化旅游”活动。这类活动，不但期待和欢迎访问学者本人积极参加，而且也允许其家属陪同出席（如果活动举行时他或她的家属恰好正在韩国“逍遥”的话），全程免费，轻松享受，教人充分感受了活动主办方的办事魄力和待客热忱。

这其中，第二次文化旅游活动一般安排在每年的四月份，地点是距离首尔不远的忠清南道（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时间为一天。这也算是多年一贯彻了。至于活动的项目，则有四个（按参观顺序排）：一、游览瑞山市云山面龙贤里的瑞山摩崖三尊佛像；二、凭吊礼山郡德山面柿梁里的尹奉吉忠义祠；三、参观德山境内修德寺（有的游览资料中又称为寿德寺，估计是手民的误植）；四、瞻仰牙山市盐峙邑白岩里的李舜臣显忠祠。

在这四项参访活动中，第二项与第四项无疑是重点，至于第一项与第三项，更多是属于陪衬而已。忠义祠祀奉的是著名志士尹奉吉的英灵，显忠祠纪念的是朝鲜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李舜臣的殊

勋。所以，我们这些中国访问学者私底下都把这次文化旅游活动称之为“接受韩国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之旅”。其实，韩国人自己也是把忠义祠、显忠祠所在的忠清南道视之为爱国精神孕育之乡的，其有关忠清南道的定位，在相关旅游信息资料中就是这样表述的：“忠清南道继承了百济既温和又大义凛然的气质，该地区到处散落着祖先的文化遗产和护国忠节的灵魂。”

2006~2007年度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访问学者的第二次韩国历史文化旅游，定在了2007年的4月28日。那天清晨六时，我和一同寄寓于高丽大学“IFH”馆的其他四名中国学者，抓住公鸡尾巴赶一大早，匆匆下山，到安岩洞乘坐地铁6号线到新堂转乘地铁2号线，直奔位于江南驿三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大楼，在那里与其他同期国内及亚洲各国学者会合。上午八时，装载我们这些人的大巴准时发车，向忠清南道方向疾驶而去。

乘坐在舒适洁净、宽敞明亮的豪华巴士上，享受着财团为大家预先准备的早餐——紫菜包饭，喝着罐装咖啡、可口可乐、芬达汽水饮料（韩国人做任何事都是那么细心认真，简直可以用“无微不至”四字来形容）；观览着车窗外郁郁葱葱、美丽如画的山山水水，真的是心旷神怡、其乐陶陶。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很快过去，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第一站。下巴士走上一段不算太远的山道，眼前出现的就是“瑞山摩崖三佛像”。

“瑞山摩崖三佛像”或许在韩国有一定的名气，因为韩国旅游发展局印发的“韩国旅游指南”也把它列为重要的观光景点，大力推荐。不过乍一看，却让我们这些曾经领略过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敦煌麦积山石窟以及乐山大佛、大足石刻风采的中国学



“百济的微笑”——瑞山摩崖三佛像

者不免有些失望：这瑞山摩崖三尊佛像也太不显山露水了！中间的本尊佛如来立像，仅有2.8米高度，左侧的观世音菩萨立像和右侧的半伽思惟立像则更是低矮，分别只有1.7米和1.66米，而在四周空旷原野的巨大背景衬托之下，这些佛像看上去似乎又低矮了一大截。同行的学者中有人戏谑地称说：古代的韩国曾经是我们中央天朝大国的藩属国，很注意摆正自己恰当的位置，不敢逾制越轨，这在佛像的雕塑上同样不会僭越，所以，佛像才会小上几号。

关于它们的建造时期，好像也是一桩混沌不清的公案，“韩国旅游手册”上称：“据推测（请注意‘推测’两字，这等于是拍脑袋、凭想象给历史文物断代，毫无可信性），是百济末期的7世纪初建造的”。而当地现场的文物展示牌上的介绍文字，则说是其建

造时间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又提前了一二百年的时
间，其实这是更没有谱的说法。即使是北魏时期的文物，在我们中
国人眼里，也算不得是什么稀罕东西，这样档次的文物宝贝，泱泱
中华大地上可是多得去了。（当然，咱们在“文革”岁月里，毁掉
的文物宝贝同样也是多得去了！说起这些，恐怕更没面子吧。）

“旅游指南”手册上还说：“从三尊佛像的满面笑容（这种笑
容又被誉为‘百济的微笑’），便可以看出当时百济人和谐浪漫的
性格。佛像根据光线照射角度不同，笑容也略有不同，当时百济人的
雕刻艺术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这段说明文字也同样有点儿大言炎
炎的味道，至少我们数十号人看了许久，谁也不曾看出“笑容略有不
同”的任何端倪来，更无法形成所谓“雕刻艺术之高”的印象。

当然，瑞山摩崖三尊佛像也有它的特色，一是观音是男身，这
符合佛经上的原始记载，也表明佛像建成的历史不会太短（韩国其他
地方的观音造像跟中国一样，也是女身）；二是佛如来等三像无威严、
一本正经相，没有高高在上的样子，而呈现出和蔼亲切、食人间烟火的形
象，有比较浓厚的人文色彩，说它是“百济的微笑”也不是没有一星半点的道
理，这多少给人以亲近自然的感觉。尽管如此，韩国人把它列为国家古迹第84号（类
似于我们中国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虽说是高度重视对自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
体现，但是另一方面也显得有些夸张，用一个不尽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小题大做”。

礼瞻瑞山摩崖三尊佛像结束，大巴又把我们拉载到纪念韩国
现代著名抗日义士尹奉吉的忠义祠。

尹奉吉，号梅轩，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人氏，1908年6月21日
出生，是家中五子二女中的长子。据称他19岁时便参与以反抗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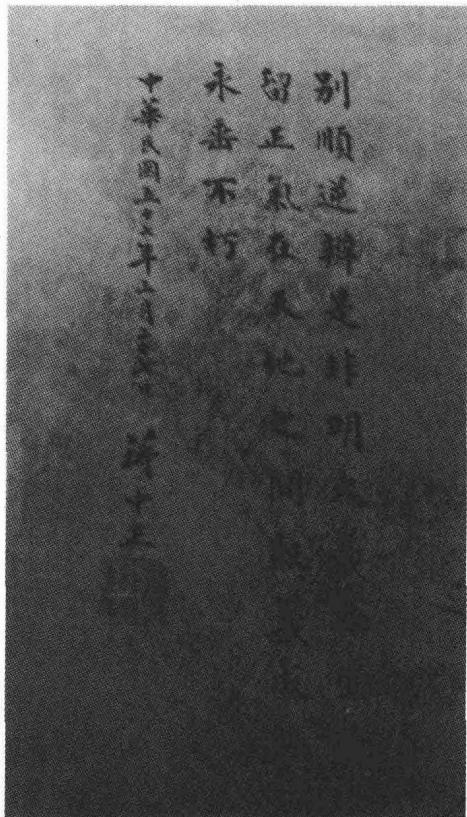
殖民统治为宗旨的“农村复兴运动”，为日本殖民统治者所不容，故于1930年辗转流亡到中国。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携带水壶型炸弹，悄悄潜入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公园举办的天长节兼战胜纪念祝贺仪式现场，孤注一掷，伺机实施爆破，当场炸死日居流民会会长河端与日本占领军白川司令，重伤多人（看来这炸弹威力颇不小呀），尹奉吉自己则视死如归，当场被捕。

当年5月25日，日本人在上海军法会议上判处尹奉吉死刑，并于同年12月19日执行。是年，尹奉吉25岁，韩国人称之为“壮烈殉国”。1945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独立建国后，尹奉吉的遗骸被迁移回韩国本土，以国民葬仪式安葬于首都汉城（今称首尔）的孝昌公园之内。

在广大韩国民众的心目中，尹奉吉是典型的抗日爱国义士，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所以敬仰有加，纪念不辍。礼山郡的尹奉吉忠义祠，就是在这么一种高涨的全民爱国热忱氛围中，于1968年隆重兴建的，当时的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曾亲自参加竣工仪式及义举纪念活动。1972年，尹奉吉忠义祠被正式指定为韩国第229号史迹及第568号宝物。此后，忠义祠又经过多次维修、扩充，遂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格局和规模。

目前的忠义祠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体，主要的纪念馆所有：供奉尹奉吉灵位的本殿、尹奉吉出生后曾居住四年的生家（光显堂）、4岁时移住直到其23岁流亡中国前所居住的成长家（抵韩堂）、纪念馆、十一景图室、尹奉吉语录碑、纪念塔、纪念碑、包袱商遗品展示馆，等等。

这中间，纪念馆是整个纪念建筑群的重点，它陈列着56种尹奉吉的遗物，并免费赠送韩、英、中、日等多种文字的尹奉吉事迹介



蒋介石为尹奉吉所题词

同，但毕竟采用的手段实有一致之处，这叫做“惺惺惜惺惺”！

尹奉吉刺杀日本侵略军司令的做法，站在饱受日本殖民统治苦难的韩国人民立场，无疑是正义合理的，在当时也起到了打击日本侵略者嚣张气焰、振奋韩国抗日义士斗争精神的作用，韩国人建造忠义祠加以纪念，褒奖和弘扬其反抗侵略的爱国情操也理有固宜。

然而，历史的吊诡与逻辑的悖论是，今天却有人（恐怕为数还不少）又把巴勒斯坦人用人肉炸弹与以色列人作斗争的行为，看成

绍手册。让我们中国人感到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里面还很郑重其事地展出了蒋介石的题词：“壮烈千秋”。仔细一想，蒋介石这么做也并不奇怪，他在早年也曾奉其上司陈其美之命，在上海广慈医院暗杀了光复会领袖、辛亥革命功臣陶成章，给在同盟会中有时闹点独立性的光复会以摧毁性的打击，使得革命团体内部从此再无人有胆量挑战“老大”的权威。所以，蒋介石本人对暗杀的行为有“同情之理解”和天然的亲切感。尽管他的行为与尹奉吉的暗杀日本侵略者义举在性质上根本不

是恐怖主义，这就多少有些矛盾了：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土地，使得大批巴勒斯坦民众沦为难民，颠沛流离，与当年日本人侵占朝鲜，搞殖民统治，在问题性质上是基本相似的。巴勒斯坦人要赢得自己的合法权益，自然有权力自由选择反抗、斗争的方式和手段，在正面无力与强大对手交锋、打“堂堂正正之阵”情况下，这手段似乎就很难把“下三滥”的“人体炸弹”的选择排除出去，这在今天的军事学术界，有一个很时髦的提法，即所谓的“非对称作战”，算是某些军事学“权威”所喋喋不休反复称道的“超限战”之一种吧。

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搞爆炸，情况颇为类似。如果说，当年尹奉吉的爆炸行为是义举，那么，今天巴勒斯坦人的做法同样是可以理解了，甚至是“无可厚非”了。一样的道理，如果指认今天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为“恐怖主义”，那么，当年尹奉吉的做法似乎也难逃搞“恐怖活动”的嫌疑，而显然，这是我们所根本无法接受的，韩国人民更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总之，“恐怖主义”的“恶谥”绝对不能任意定性、随便套用，更不宜厚此薄彼、桃代李僵，否则真的会像李零教授所说的那样，是“恐怖主义一锅粥”了（见《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载《花间一壶酒》）。

我在参观“忠义祠”过程中得到的一个深刻感受，是日本侵略者在推行殖民统治时所体现出来的手法上的“狡狯”与“精明”，这不是简单视之为“妖魔”所能够解释的，而恰恰是大恶似善，大奸似忠！

对尹奉吉义士的爆炸行为，死伤惨重、深受巨创的日本侵略者当然是恨入骨髓，咬牙切齿，照其本意，是巴不得将“肇事者”五马分尸、千刀万剐才能甘休（当年岳飞《满江红》词有云：“驾长

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可见对仇敌，不能存丝毫怜悯宽贷之心，食肉寝皮方是正道，古今同律，日本鬼子岂能例外）。然而，将尹奉吉生擒活捉后，他们的政治“理性”还是暂时压倒了生物“兽性”，并没有搞“株连九族”、“祸及全家”式的清算，在韩国当地的尹奉吉亲戚似乎并未因此而锒铛入狱、杀身成仁，即使是对尹奉吉本人，也不曾搞“从重从快从严”式的判决，更不曾有“五马分尸”、“千刀万剐”式的酷烈，而是经审判程序（哪怕仅仅是装模作样、走过场而已），几个月后按正常的枪决方式执行死刑（纪念馆展出的尹奉吉被枪决的照片上，其双眼被黑布蒙上，这是中矩合规的枪决方式）。

更加让人万分诧异的是，尹奉吉被执行死刑之后，其随身物品，包括怀表、私人印章、皮夹、钱币、亲友照片等等，均由日本当局仔细收集保管，然后完整无缺地送还给尹奉吉家人。

这当然绝对不是日本殖民者的“良心发现”或“仁慈厚道”，其蛇蝎心肠、狼心狗肺的本质是毋庸置疑的。这只是表明，日本殖民者在统治手段运用上的的确确相当老到，充满“狡猾阴毒”，有意降低血腥镇压的调门，软硬两手双管齐下，镇压“怀柔”各显神通，以化解或至少减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决心，为维系自己的殖民侵略的长远、根本、全局利益作有利于自己的策略选择。

历史的意义在于不断的进行思考和反省，对日本侵略殖民罪行的声讨和斥责，假如仅仅停留在简单化地发泄义愤的层面，那是幼稚的冲动，也是无济于事的对策。只有真正认识了其包藏的祸心与狡狯的伎俩，才能够透彻说明问题，做到有的放矢、鞭辟入里。

这次韩国历史文化旅游的第三站，是参观距离“忠义祠”不远的修德寺。

修德寺，是韩国佛教禅宗曹溪宗系统的一座普通寺院。韩国四千多万人口中，信奉佛教的多达一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所以，像绝大多数韩国的佛教寺院一样，修德寺的香火也很旺盛。我们去时，寺院里正张挂着无数个彩色灯笼，似乎是在为每年5月份佛诞节的届临营造和烘托喜庆吉祥的气氛（其实也不一定，韩国佛教寺庙里通常都张灯结彩，且一般都悬挂有木制的大鲤鱼模型，这一点与日本的寺庙中景观很相似，而不同于中国的寺庙僧院，可见某一种宗教传入各国后，都会在教义阐释上、宗教程式上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不过，那一天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却不是寺院内的香烟缭绕，信众如织，大殿巍然，古木森森，奇岩怪石耸峙，绿草花卉似锦，而是在它的山门上悬挂着一块题书为“东方禅宗第一寺院”的大匾额，这确实有些突兀，足以让人惊讶。修德寺固然有些气派，可是称之为“第一寺院”未免也太夸张了点，比起中国普陀山的普济寺、杭州的灵隐寺、宁波的天童寺（它们也是佛教禅宗系统的寺庙），“修德寺”实在是望尘莫及（至少在面积、建筑、雕塑等硬件方面）。可是我们的邻居韩国人就根本不管这些，自以为是第一就是第一，这就难免有些妄自尊大之嫌了（2006年10月第一次韩国历史文化旅游时，我们在釜山附近的“通度寺”也看到过类似的大话，什么“国之大刹，佛之宗家”之类，叫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这种自恋傲慢，其实透露的恰恰是其骨子里的相对自卑的信息。韩国什么都好，民风淳朴，社会有序，家庭和谐，生活安康，就是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这种心态，教人有些难以苟同，不敢恭维。当然，如果只以韩国为范围而论，他们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毕竟，14世纪建造的修德寺大雄宝殿，乃是韩国境内现存的

最高的木制建筑物嘛。

第二次韩国历史文化游的最后一站，是瞻仰位于牙山市的纪念朝鲜王朝时期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李舜臣将军的“显忠祠”。

显忠祠，创建于朝鲜李氏王朝肃宗时代，具体时间为公元1706年，在韩国人心目中，它是培养其民族护国独立精神的朝圣之处，故早在1966年，就被政府正式命名和神化为“圣地”。显忠祠内保存有完好的李舜臣生长的故宅和射箭场，在遗迹展览馆还展出有龟甲船模型和李舜臣自撰的《乱中日记》（国宝第76号）、长剑（宝物第326号）等诸多重要文物。



矗立在牙山市区的韩国抗倭名将李舜臣塑像

我们游览显忠祠这一天，恰好是一年一度的显忠祠祭祀日。这一天显忠祠免费开放，参观者络绎不绝，摩肩接踵，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选择这个日子组织我们前来参观，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韩国民众热爱历史、敬慕英雄的热烈场面，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五十多人的门票费，尽管门票费才区区500元韩币一人，对诺大财团而言，连九牛之一毛都谈不上。

这也显示了韩国人办事的风格，该花的钱出手大方，毫不吝啬，能省的钱则该省便省，不必为面子的光鲜去充当冤大头。这一点，颇值得国人借鉴和效仿。

显忠祠是专门供奉忠武公李舜臣将军影帧的祠堂。李舜臣（1545~1598年），系朝鲜李氏王朝中期的著名将领，曾在“壬辰倭乱”中统帅以“巨龟船”为主力（韩国人称李舜臣主持建造的“巨龟船”为世界上最早的铁甲舰，显忠祠的陈列说明文字和龙山战争纪念馆的相关解说词，都一个腔调，这又是一项世界“第一”的记录）水师，多次大败由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入侵军队，最后英勇牺牲，壮烈殉国。韩国民众为了纪念这位叱咤风云、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兴建了“显忠祠”予以祀奉。

进入显忠祠后，我们不禁为其恢宏的气势、肃穆的氛围所震撼。整个场所占地广袤，建筑庄重雄伟，布局谨严气派，繁花似锦，绿树成荫，森然肃穆，气象万千，反映出李舜臣在历代韩国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景象，这架式，是尹奉吉“忠义祠”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忠义祠”是“奇兵”，那么，“显忠祠”就是“正兵”，典型的“正正之旗”、“堂堂之阵”。可见，在绝大多数韩国人的内心深处，所认同的是，从正面击败敌人，让对手缴械认输，是比那种依靠暗杀手段打击敌人似乎更有价值、更上台面的事情。

在参观“显忠祠”的过程中，我们也再一次领教了当年日本殖民统治者镇压控制殖民地手段的“狡诈奸猾”。据显忠祠管理处提供的相关背景资料介绍，在朝鲜李氏王朝末期大院君擅政阶段，朝廷曾正式下令废止“显忠祠”（这让人想起“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句古训，难怪乎朝鲜会遭遇亡国的惨祸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显忠祠”，乃是1935年由当时的《东亚日报》等机构团体发

